

那些花儿

□田小梅

节气过了霜降。深秋的阳台，总觉得单调。

阳台花坛里，除了墙角的紫梅，伸出的枝条上挑着一簇三支并拥的七八朵紫红色花儿，橡皮树、橘子树、迷迭香和那些不在花季的金银花、海棠花、爬藤月季、风车茉莉，倒也还绿着，然虽日日清理，深深浅浅的绿中早已夹杂着残败的叶子，隐着枯落。木凳上的几棵红色多肉，也随着阳光的隐退，颜色日渐的绿了。

这个季节除了阳光，还需要一些亮色来驱赶阴沉和灰暗。

于是便日日念着去买一点红红艳艳的花儿来装点。去买花，就像去见喜欢的人，是忍不住微笑的。

到了买花的地方，一下子就被那一朵朵橘粉橘红的亮色调的花儿惊喜到了。它们在绿叶的簇拥中挺立枝头，层层叠叠的花瓣向四周打开，娇嫩得吹弹可破。将小小的花盆托在手上，鼻息间全是它的幽雅清香氤氲流动。本打算买一盆的，欢喜之下，买了两盆。

回家直奔阳台，我将之种到花坛里，叶面喷洒上细密的水。此后的大半个小时，我就蹲在它面前，微笑着看着它，目光将枝枝叶叶轻抚，它用吐气如兰的气息与我交流。

在阳台上，我常常一边清理枯叶，一边穿过深秋，想象它们来年开花的样子跟味道，印象中的美好也让人微笑了。

以前父亲每次到家来，我都拉着他一一看看这些花草长成什么样子了，

父亲温暖地笑说，“长得真好！家里一切也都顺利。”

6年前，父亲手术出院后，我买回一盆长寿花放在爸妈的卧室窗台上，我喜欢它的名字，在内心默默祝愿，只是没有对任何人说。我仔细地侍弄它：要浇水，也不能多。每次做着饭，洗了米下锅端出这淘米水浇完，又免不得多看一会儿，看它长势好，小小的叶子绿着，便满心欢喜。换季时轻轻地摘去黄叶，秋冬了，想着要不要端出去晒一晒太阳，又能不能晒呢？或者放到光线更好的地方？我小心侍弄着。父亲每一次来了，我便满心欢喜地让他来看：“爸爸，你看这个长寿花长得真好！”“爸爸，你看它开花了！你看还有这么多花苞。”“爸爸你看，今年它的枝干又粗壮一些了。”年复一年，感谢它带给我和父亲的喜悦、宽慰与温暖。

2017年，我要在全县300多名语文老师面前上示范课，又忝担着指导老师的头衔。还有两天便要上课了，但自己对导入部分总是不满意。我时时冥思苦想，坐在电脑前只觉头上血管突突地跳，胀胀地疼。起身来到阳台上，我颓废地蹲在花坛前，手抚着枯枝上的一点点新芽，定定看着这生命最初的黄绿，此刻的我多想什么都不做了，到广阔的天地去放飞！

是夜，电影般的广角镜头推进，故乡的山水于淡淡的晨光薄雾中穿越而来，静静地在眼前清晰，在小河流淌中定格——梦中醒来，猛然开窍，这不就

一碗鱼片汤

□李磊

周末晚上，我照常去看望半年前在特教学校认识的小弟弟，顺便给他温习功课。一进门，小弟弟的奶奶便迎上来，问我吃饭没有。我原本计划上完课再吃，也不算太迟。奶奶听完没说什么，走进厨房忙了起来。没过10分钟，厨房传来阵阵香气，我有点后悔，该吃点东西的。香气渐渐逼近，一抬头，原来是小朋友的奶奶端着一碗鱼片汤走进来，“小李，你先吃点东西，这是我煮的鱼片汤，这么晚不吃饭，怎么要得嘛。”放下碗筷，她便走出房间，门被轻轻地带上。我想拒绝这好意，却没能赶上她的脚步。

现在该我专心享用这碗用酸菜熬制的鱼片汤了。

小时候，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鱼。倒不是因为鱼刺的冗杂，而是因为那股无法避免的腥味。母亲喜欢以鱼会友，家里来客时，总是酸菜鱼、红烧鱼、水煮鱼轮番上阵。可不管怎样，那若有若无的鱼腥味总让我避之不及。

一次，一位老家的远房亲戚前来做客，母亲照例以鱼招待，做了一道麻辣十足的水煮鱼。亲戚一边吃，一边感慨：“十多年前我们从乡里带来几斤鲫鱼，你给我们几个煮了一盆豆瓣鱼，香得嘞，我现在都没忘哩。”

我在一旁不屑地说：“有啥好吃的嘛，还有腥味儿，我就最不喜欢吃鱼。”

那位亲戚并不驳我，只是摇摇

头，笑了笑，没再说一句话。余下的时间里，也只是沉默地吃着面前那盆水煮鱼，他几乎没有再吃其他菜。母亲在厨房里狠狠地看了我一眼。

后来，不知怎的，我竟慢慢习惯了吃鱼。跟朋友外出旅游的那段日子，朋友问及饮食安排，我总不假思索地回道：“有鱼最好。”从昆明商场六楼的金汤鱼片，到洱海才村的炆锅鱼，再到大理古城的酸菜鱼。那几日，几乎天天都在吃鱼。喜欢和不喜欢一样执着。我不知道朋友是否喜欢吃鱼，每当我说，今天要不吃鱼吧？他总会笑着答应。可是，再喜欢吃鱼的人，天天吃鱼，也会腻呀。为此，我真得感谢他一路的陪伴与忍耐。我不知道这是否算作自私，但我为这样的成全而感动，更为这样的友谊而庆幸。彼此互相成全，互相尊重，或许这就是对友情最好的诠释。

今天晚上的这碗鱼片汤口味是清淡的。几片青菜，几块蘑菇，还有一些自家腌制的酸菜，清爽可口。一扫而光之后，还意犹未尽。母亲以前在家里做鱼，端上桌后，总期待我能夹上几筷子。我回报的却是无视，执拗的拒绝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从陌生的街道走过，一股熟悉的味道穿过楼道，直往鼻子里钻。像被箭击中一般，我没有缘由的伫立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这就是我以前避之不及，现在却无比怀念

是我要的示范课导入吗？拿起纸笔，我畅快地写下一段文字，心儿还在激动地怦怦跳！

那年，客厅一角的铁艺花架上，新置了一盆绿萝，长势茂盛，有一根茎蔓长到两尺长，垂下来，客厅也变得生动了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更多的茎蔓从盆里垂下来，长的长到三米多、四五米，还有一根5米开外。于是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便是日日对着绿色的瀑布呢！父亲常常夸赞它给我们带来生机和欢喜。

后来父亲病了，我待在父亲身边，久不在家。阳台上的那些花儿一一逝了，这盆绿萝的茎叶焉了，软软的无力地低垂着。中途回家，我默默地对着它垂泪，然终无力无闲无能使之重现往日风采。

在父亲走后的日子，我最终收起它的茎叶，轻轻地，放进一个干净的袋子……它往日的蓬勃英姿和父亲的欢颜，一直都在，还是那么美好。只是，那么深的怀念中杂着些哽咽和疼痛。

给到我坚持和力量、安慰和勇敢的，一直是故乡，是父母，也是我爱着的那些花儿。

花儿有多美，喜欢的感觉便有多珍贵。情有多深，回忆便有多暖。我喜欢花，喜欢跳舞，以前有人叫我花痴、舞痴。那样笑着嗔怪的语气叫我的人，不会再回来了。但就像那些不同花期盛开的花儿一样，身影永远都在。想着，依然是美好。

炎炎夏日，深秋隆冬，不管经历了什么，那些看似娇嫩的花儿，依然怒放。

的味道啊！

七月盛夏，太阳照射下的大地一片空旷。我的眼睛不禁模糊起来，炽热的阳光还在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和我，我却不忍从那关于鱼的记忆中抽离。直到几个路过的老婆婆用疑惑的目光将我从回忆里拉出来，我才恍然逃离。

那一刻，只有我知道，我的脚是被沉重的回忆注射了麻醉剂。

待清醒过来，才发现，这不过是一个关于往昔的梦罢了。然而，却梦得如此真切。梦里，每天放学回家，都有做好饭菜的母亲在等着我推门而入……

给小弟弟温习完课后，我走出房间，小朋友一家人都在客厅看电视。见我出来，都起身向我道谢。开门的瞬间，我忽然想起了些什么，转身走到小朋友奶奶的身旁，对她说：“今天晚上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她笑着向我点了点头。

走出电梯，春天的风阵阵吹来，拂过身体，好不惬意。这是春风沉醉的夜晚。北湖宾馆旁的一株樱花树，热闹依旧，夜色中满城春意向我袭来……

那晚，让我感到温暖的不仅仅是那碗冒着热气的鱼片汤，而是她那细致的举动——将门轻轻地关上。不打扰，不多言，给了一个年轻人最大的从容与尊重。

时光里的草纸

□徐玉向

读书时，练习书法的我常为缺纸烦恼。在学校临帖的时间比较充裕，一大瓶墨汁，仅能用上一个星期。至于毛笔，省着点用，一个学期两三支也够了。唯有练字用的纸欠缺。

1996年我考入工业学校企业管理专业学习，学校每周有几节书法课。第一次书法课上，得到张老师鼓励，我学习书法的兴趣更浓厚了。午休及晚上，我基本在教室或寝室，一本帖，一支笔，即为全部乐趣。魏碑、汉碑及晋唐法帖，但凡能接触，逮到就临。搞不明白的，在书法课上向张老师当面请教。有时也会到他的教研室请教。有段时间，一周跑两三次，老师事多，被逼急了，就说多隔几天再来，上次改过的现在进步尚不明显。

张老师建议我用毛边纸临帖。“毛边纸”是什么东西？农村出来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纸。我试了一下同学递来的毛边纸，效果真不错，尤其是能把碑里的涩劲体现出来。一问价钱，我吓了一跳。其他同学都是市区的，这两刀纸的费用对他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却抵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了。常向同学蹭纸不是办法，只得另想他法。有段时间，我隔三差五借同学的自行车，赶去三中附近的旧书摊，买来旧报纸。报纸有油墨，直接写太滑，须喷了水阴干之后才好。好处是价格能接受，只是太过费事，且教室或寝室里人来人往，晾晒不便。有时水喷多了，一下写不完，第二天再写时还须重新喷水。

一次回家，我在伯父家的厕所壁间发现一叠半尺高的土黄色草纸，眼睛一亮。我拿着纸回家划拉了几笔，竟然比毛边纸还涩，且一整卷摊开足有四五米长，高也有一米。这种纸我太熟悉了，它是窑厂用来糊砖瓦窑的。伯父长期在乡里的窑厂上班，几个堂叔也在几个窑厂讨生活。他们经常下班时在自行车上捎一两叠纸回来，除了少数垫东西，其他基本都消耗在厕所了。

返校时，我的背包里多了几叠从伯父家搜刮来的草纸。这些纸，被我裁成四五十厘米高的一截，卷成一卷，为的是取用方便。书法课上，我顾不得同学们好奇的目光，将临好的作业摊开。张老师饶有兴趣地摸着纸，说我的字比上周有了很大进步。我知道，这都是找对纸的原因。《书谱》中就有“纸墨相发”之说。

之后，我每次回家都去伯父家讨纸。遇到伯父家没纸了，母亲就带我去几个堂叔家轮番讨要。他们一听我是用来写毛笔字的都非常支持。这种情况，一直持续到毕业。有了纸张保障，且有专业的老师指导，我得以大量临帖，从而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，为我后来进入更高层次的书法学习铺垫了道路。

而今，我已参加工作多年，书体也由早期的魏碑和楷隶转向草书，书法作品常有入展或被人收藏的机会。每每在六尺八尺宣纸上尽情挥洒时，我不由想起少年时代一路陪伴我的那些来自乡间砖瓦窑间的草纸。

前两年回乡下老家，闲谈中得知，几位长辈已不在原来的砖瓦窑工作了，我也只好将再次搜刮草纸的心思藏了起来。

或许，这个心思要藏一辈子吧。